

## 第一部分（AI整理版）

来源：<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Wd7QVjpaWog>

讲师：

早上好。

其实我的处境并没有那么糟，但比完全没有方向还要糟糕。如果我是飞行员，我就是那种偏偏喜欢飞错方向的飞行员。更糟糕的是，我其实大概知道正确方向是什么，但错误的方向却已深深扎根在我心里。好吧，你们只需要……做好心理准备。

有人提出教学请求时，我建议以修法（sadhana）为主题，因为我假设这里很多参与者已经在图林寺学习过相关教义，而且我觉得修法（sadhana）也许比较合适——它关乎修行的路线图与修行的整体结构。这就是我们选择这个主题的原因。

当然，你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涉及性爱或密宗的主题，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开放的项目。所以我们也假设，还有很多人可能连基本的佛教教义都尚未接触，他们只是……不知怎么就走进来了。这我完全理解。当然，作为一种自律，我会尽力不向不知情的人透露那些不应透露的东西。但我认为，不知为何，密宗总体上还是存在于世的——事实上，其中一些最独特的密宗教义，现在你都可以直接谷歌搜到了，随便查。

话虽如此，密宗修行确实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修行方式。打个比方，假设我的上师告诉我，我的修行任务是保守“星期天存在”这个秘密——也就是说，星期六之后有个星期天，星期一之前有个星期天，而这必须保密。我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，根本做不到，太荒谬了。但密宗就是这样运作的，因为它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修行或旅程。

我想借此机会，向对佛教、特别是对密宗还很陌生的人做一些澄清和介绍。当然，这对那些自认为是有经验的密宗修行者来说，也可能有所帮助。因为很多时候，所谓有经验的佛法修行者——无论你遵循什么传统，尤其是密宗修行者——我们往往会忘记基础、忘记根本。我昨天下午刚跟几个人谈到这个问题。

文化和语言对人类来说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，因此必然会产生大量文化误解。我一直说，文化和佛法是两回事。如果你想喝水，你需要某种容器，比如杯子，或者用手捧也行。但不管用什么方式喝，解渴的关键是水，而不是杯子或其他工具。当然，你也不能忽视杯子，因为它确实很有帮助，让事情简单很多。问题在于，我们有时会把文化和佛法分离得太彻底，这可能又会变得过于抽象；除非你是拥有超凡能力的修行者，否则可能无法正确把握。而大多数时候，我们又会走向另一个极端，把文化和教义缠绕得太深、混得太厉害。

密宗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密宗从克什米尔传到西藏，再到中国、日本，以及过去的印度尼西亚、柬埔寨、阿富汗等地，当地的文化和语言始终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，而且我认为这种情况还会继续下去。现在，一种新的文化——西方文化——也正在兴起，这种文化同样举足轻重。比如那些完全在西方家庭中长大、世代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的人，这是一种情况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另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：许多西化的印度人、中国人，他们的文化观念已完全不同，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之间，他们从小接受的是西方思维方式的熏陶，却又并未真正放弃亚洲的思维模式和文化观念。你看，香港的华人家庭，会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送到西方接受西方文化教育，然后又期望孩子回来后能像古代中华儿女那样思考。这种张力始终存在。

正因如此，密宗在很多时候都处于各种文化误解、误会和暗示之中，有时也挺有意思的。有时候，这些东西会以有趣的方式呈现，给人带来启发和鼓舞；但它也经常造成很多问题，我们后面还会谈到。

好，因为这是密宗相关的课题，这个传统需要进行某种形式的祈祷。迪帕在吗？你能做吗？好，迪帕将做一个简短的祈祷。你们可以像阿吉尔要求的那样，保持平静，活在当下。

（祈祷）

好的。因为这是一个法教的场合，我也要像她已经做的那样，从当下开始。作为老师、讲解者或信息分享者，我的工作之一，是认识到我自己并非凡夫——从本质上说，我是一个圆满的存在，如同普贤王如来、金刚亥母或度母等等，这就是我所要做的观修。我同样必须认识到，听众也不是普通人，他们都是持明者、勇父和空行母；从本质上说，也许我们看起来都不完美，但实际上——这就是密宗的运作方式。

不仅如此，我们现在所坐的这个地方，也不受方向、空间、气味、温度、声音的限制，这里是一片净土或通道之地。如果你更倾向于所谓强硬的密宗，那么我应当观想：听众不仅仅是我面前的这些人，他们是天神、龙王、阿修罗，是一切渴望聆听佛陀教义、特别是密宗教义的众生。所以我现在召请他们。我分享这些信息，是为了让你们对密宗有所了解，并建立起对修法（sadhana）的认识。

"sadhana"这个词，在藏语中译作"dupa"（drubtab）。我梵语说得不好，只会一点点。梵语是非常了不起的语言，里面有很多值得探索的东西。比如，印度有大约五十三个词来表达"心"，每个词都有其自身细微的差别，这本身就说明了切。如果我们的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师哪怕只是了解这些术语，也会大有裨益，因为目前"心灵"这个词的含义实在太模糊了。有些人坚持认为它不过是大脑的一种功能，有些人则把心灵提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层次——一种非常……超自然的层次。

总之，"dupa"这个词与"制造、建立、完成"有关，它是一种技能或方法，含有获取、成就、努力完成的意思。为了完成这件事，你需要运用特定的工具和方法。密宗教义经常举这样一个经典例子：如果你想要黄油，它就藏在牛奶里，但你需要做些什么——你不能只是等着牛奶自己变成黄油，你需要做点什么，比如用勺子搅拌，或者用现在流行的机器来搅拌，你需要让它发生。

很多时候，这种技能或方法极为了不起；但有时候，它又几乎看起来不可能。比如，耳朵里进了水，你就再往耳朵里灌点水——诸如此类的方法，有时非常矛盾、令人震惊，甚至似乎有些不太可能。有时又非常不起眼，比如你想进屋，你需要一把钥匙，而钥匙通常很小，看起来也不漂亮。房子可以很漂亮、很大，里面有很多东西，但钥匙可以放进口袋，没有钥匙你就进不去，就是这样。

这种"方法"或"技巧"，总是与特定的人、特定的文化相关联，对吧？比如尼泊尔喜马拉雅地区的人，世代代浸润在他们的文化之中——他们的成长经历、家庭背景、山里的空气，各种各样的背景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当你走进尼泊尔的村庄，耳边响起绵延不绝的钟声，或是各种香火的气息扑面而来，不知为何就会让你感到无比平和、迷人而神奇。这对某些人可能不适用——抱歉，我想不出一个奥克兰的例子——总之，这种技巧和方法，永远是与文化相关联的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东西会被误解和误传的原因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。

好，我想说的就是这个。但在我们深入之前，还有一点："dupa"这个词含有"完成"的意思——完成，听起来像是你有一个目标要实现。我们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，也许今天上午都要花在这上面，因为这非常根本、非常重要。

我现在来谈谈实现这个目标的几个步骤。比如，在一般的声闻乘或上座部传统中，目标是解脱——从无休止的轮回中解脱出来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有很多很多奇妙的方法，比如保持坐姿挺拔，因为坐姿挺拔确实有一定的作用，介于挺直腰杆端坐和手拿玛格丽塔躺在吊床上之间，坐得更直能否让你更接近解脱，还要取决于其他很多因素，这真的因人而异。但我们总还是需要进行概括。

这是你们需要了解的事情，尤其是对于像我这样现在给你们传授教义或给予指导的人来说——你们知道我有什么，我的意思是，别说佛陀的十种力量了，就连非常非常低阶的菩萨那种看透众生的能力我都没有。我是说，你们每个人都是独特的，而且你们也非常复杂，就在今天早上，你现在的状态可能已经变了，也许这一缕阳光真的让你感到烦躁。所以我必须立刻把握这一点，但我并不知道该怎么捕捉那个当下。如果你感到燥热、阳光刺眼，或者这种环境本身让你感到不舒服，那么这种不舒适感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。如果我真的是一位有力量的菩提子，我就会知道如何运用那个器皿——任何方式都可以。

你甚至不必带着歉意过来，现在就来听吧。你可以非常激动，非常激动，而我知道如何利用这种激动的状态。我很想去，但我没去。因此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进行概括。这样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

这就好比招待中国客人吃饭，准备一点面条就足够了。有些意大利人，也许会喝红酒，或者，你知道，客人会没事的。不丹风味，或许配上一些辣椒和米饭。哦，对了，或许你懂法语——我的天哪，现在我得去买些东西了。总之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，我只能进行概括了。

好吧，除了我邀请的人之外，还有一些我邀请的其他众生——比如鬼魂、神灵、阿修罗——我邀请他们只是因为这是传统，但我相信他们也知道我有多么无能。他们只是坐在这里，出于对这位先生的尊

重。但对我来说，我望向你们，当我概括地去想，好吧，这些人都是人类。

所以，好吧，人类——这算是一个不错的概括，也许你们中有些人只是半人，仅此而已。但根据藏族人的说法，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并非百分之百的人类，我们至少有百分之百的鬼魂成分。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说过这种说法，但无论如何，这并不重要——你们是人类，你们一定有某种东西，你们一定在寻找某种东西。那真是个好主意。如果你还在寻找什么，那就说明你意志薄弱。这对我来说是好事，因为这意味着你缺乏安全感。

所以，沿着这个思路——因为你也出生在我们所说的人类世界，而根据印度哲学或佛教传统，人类世界是一个欲望的世界——所以我假设你欲望很强，然后随着时间推移，你可能会表现出攻击性等等。这就是我必须做出的概括。

这里肯定有一些十地菩萨。我会非常紧张，因为他们完全不理解我刚才说的这些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我会非常紧张——因为这顶帐篷里的蝙蝠正盯着我看。天哪，他这是在自取其辱吗？但另一方面，我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因为十地菩萨甚至能听见狗吠，将其视为教义。所以，无论我说什么，十地菩萨都会根据他或她的能力去听，这样就不会浪费任何东西。事实上，十地菩萨们可能听到的比我打算说的还要多得多。事情就是这样。

好的。正如我之前所说，按照传统，目标是解脱，方法就是解脱之道。有很多很多方法，比如坐姿端正，比如张开双臂，比如认真思考事物——比如万物皆无常的本质。然后随着你成长、变得更加成熟，去思考和理解无我等等。那么，当你明白了"无常、苦、无我"之后会发生什么呢？你最终会明白真理——真理是万物皆无常，然后这又会带来什么影响呢？

至少，哪怕对无常略有了解的人，都会从这种执念中解脱出来——你知道，我们总是执着于把事物看作是永久不变的，或者至少会想：你知道，我们以前都只有一公斤左右，现在看看我们，我们变成了这样。哦，我的天啊。大约二十年后，我们的外貌会发生变化，但我们始终认为我们还是原来的那个我们。你看，不理解无常，因此这种执着于"我是同一个人"的做法，已经给我们带来了许多麻烦——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。所以目标是从这种错觉中解脱出来，从认为事物是真实的、永恒的、快乐的等等这种错觉中解脱出来。

密续中也是如此，密续当然不会与声闻乘或传统相矛盾，这当然也与大乘佛教传统并不矛盾，但密宗有其自身独特的目标。密宗的唯一目标是什么？在密宗中，修行有很多不同的方法，对吧？我只选择几种来讲。通常当我们谈论修行时，我们总是谈论本尊修法——神圣的实践。所以，密宗的终极目标，是真正认识到你是神圣的、你本身即是本尊。那才是真正的目标。这意味着你已经具足了目标，你只需要知道你拥有它。这才是本尊修法真正的目标。

这非常重要，因为这就引出了神灵的话题，而神灵让人们感到非常困惑。就像当穆斯林来到印度并摧毁了所有那些偶像一样，从某种角度来看，这是可以理解的——我略感同情。你去到这个国家，你知

道我们都认为自己更文明，对吧？每个国家、每个社会，我们都认为自己是与众不同的，我们走对了路，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所以你们这些穆斯林和英国人来了之后，他们就想：这猴子算什么神？看看湿婆和帕尔瓦蒂，还有象神。哦，这些原始人，他们需要被拯救，需要一些同情心——他们的想法非常糟糕。至少是当今印度教的神祇……你知道我有很多话要说，但我的一些印度朋友们——或许是明天，或许是后天。印度观众朋友们，请你们提醒我一下好吗？我这么说只是为了气气你们。

印度人已经向现代思想屈服了很多。如果印度有勇气，他们就应该大力宣传卡朱拉霍神庙——你去过吗？现在有些事令人难以置信，但你知道，印度现在正试图加入G8、G9、G20之类的组织，所以你不能那样做。你看，文化和政治——哦，这会产生影响。这就是穆斯林和英国人误解神灵的方式，然后，出于教化之心、避免误入歧途的好意，最终导致了神灵的毁灭。所以，是的，这在非常非常粗俗的层面上是如此，但在微妙的层面上，即使是经验丰富的密宗修行者，也总是会误解神灵。

有时，你知道，我和阿吉尔谈到了飞行员和迷失方向的人，我说：实际上我比迷失方向的人更糟糕——我是一个知道正确方向的人，但却执着于错误的方向。所以我马上告诉你这件事：我研习密宗六十余年，孜孜不倦地阅读，刚刚读完九天的《龙钦心髓》，我知道自己是神，但我的习惯如此根深蒂固，我仍然想向神祈祷，因为“他/她就在那里”。我也要告诉你，是的，本尊就在你面前，一切诸佛就在你面前，这些神灵总是会拯救你、赐予你祝福之光以及所有这一切——与此同时，你也是如此。

如果我告诉你你是神，是的，这可能会给你带来一种我不知道的愉悦感，但十分钟后你就会回到我身边，向我寻求帮助。如果我告诉你像神一样祈祷、忏悔、哭泣、抛洒鲜花、焚香——尼泊尔寺庙的信徒们真的会焚香，将香靠近雕像的鼻子，然后挥手。真是太美了。你知道吗，我喜欢那样，我也这样做，把香放在佛像的鼻子前面，像这样。

这就是我的意思——情况很复杂。我知道正确的方向是什么，但执着于错误的方向却并非如此，因为——记住我说过人类缺乏安全感——但你知道，这在现代世界非常复杂。哇，至少在过去你还有神可以责怪和倾诉，而现在神已经被科学家解雇了。现在一个人也没有了。所以你就会开始责怪自己，然后就是自我毁灭，如此反复，对吧。总之，认识、领悟、实现自身即是神性，是密宗修行的目标。但什么是神性呢？我们需要谈谈这件事。

我们可以休息十分钟吗？这样可以吗？……他说，不要休息。好的。好的，趁现在还平静，我们来谈谈神性吧。请使用雨伞。

所以，我们要谈谈神性。非常非常非常难，但同时又非常简单。这非常简单，如果你能做到，我认为它真的会让你对一种叫做幸福的东西充满自信。神性就是这个。

好的，让我尝试几件事。我使用的是经典的密宗例子。这是一句密宗短语：新生儿没有能力咀嚼固体食物，那你该怎么办？你让它变得容易下咽，而且有趣，比如加糖之类的东西。我不知道，你是孩子的母亲，你希望你的宝宝能活下来。所以，即使你不想让婴儿吃固体食物，你肯定要非常小心，因为

固体食物实际上可能会杀死婴儿。

好的，假设你们是这些宝宝，今天我是你们的妈妈，我来喂你们食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应该给你们神性。现在，真正的神性是这样的：我们听到的声音——感知声音的那个，就是感知热量的那个，就是那个认知，就是那个心智。你应该、你必须拥有它，如果你没有它，你就没必要待在这里，因为待在这里毫无意义。你总得有点心智吧。如果没有心智，就不会有悲伤，没有愤怒，没有希望，没有恐惧，你就像一块石头。你还是有自己想法的——我说的甚至不是像冷静、富有同情心那样特殊的心灵，不，不。任何你所想的，无论是可怕的事情、幸福的事情、鼓舞人心的事情，还是平凡的事情，比如风扇的声音——

但你看，现在我变成了一个糟糕的、不称职的母亲，因为我给出生仅一周的婴儿喂了固体食物。这种固体食物可能会噎死婴儿，而且婴儿以后肯定不会想吃。下次你再给宝宝喂这种食物时，千万别再喂了。当然。

所以，如果我是一个更好的母亲，那么我就得把它弄甜，我得把它做成土豆泥，就像液体一样，甚至把它包装好——这就是我们有莲花手菩萨之类的原因，你知道，就像我们一样：两只眼睛，一个鼻子，两只手捧着莲花。不要太戏剧化。莲花很美，让人感到很舒缓——不知为何，这是一朵花，我们人类喜爱这种花，尤其当它被人捧在手中时。

这首歌我必须这样唱出来。但作为母亲，我的职责不是让你每天都保持婴儿的状态——我必须让你逐渐适应固体食物，让你知道你会长大。因为当你明白这一点，你就会成为你自己，你就会变得独立。

所以，两三周后，我会把莲花手菩萨（Padmapani）换成观世音（Avalokiteshvara），而这时的观世音突然多了四只手臂。情况就严重多了，因为我们这里没有长着四只手臂的人到处走动。所以我们给它加上了一点“接受”。基本上还算正常——两只眼睛都还在——看起来像人，只是又多了两只手。你想想，如果街上走来一个长着四只手臂的人，你会作何感想？就是这样。宝宝现在正在长大了。

你已经准备好了，软食的阶段已经完成。其实，从四臂到千臂之间并没有太大区别——当你能够接受四臂的时候，千臂反而更容易接受，就是这样。有时候，当某件事完全令人难以置信时，反而更容易被接受。

不过，接下来就越来越接近固体食物了。接下来我要给你更高阶的格里巴（Heruka），你可能会有点震惊。那是坛城映射。你会说，这是其中之一。我同意，这其实更接近真实了。我一直给你吃煮熟的、加了糖的、配着鲜花的菜肴，还会唱歌，但这次我想让你尝尝有机的、未经烹饪的。

这更令人震惊，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人类某些价值观，比如良好的行为是一种好的价值观。所以，有人手捧莲花行走，这虽然不错，但配上他那獠牙和愤怒的表情，或许显得过于傲慢，或者过于性感——不过你最终会意识到，这些还是有点过头了。你现在开始接受这一点了，因为你就是你，你正在成长。

总有一天我会带来一匹马——就是这样，这更往上了。最后一关真的很难理解，真的很难。哈雅格里瓦（Hayagriva）与之合修。为什么难在这里？因为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禁忌。你不会在公共场合做爱，性行为之类的被认为是裸露、是不雅的，不被接受，在政治上不正确，在道德上也被认为是错误的。

你明白这一点。但假设你接受了这一点，然后进入下一个阶段——实际上我现在要跳到密宗的下一个阶段了。这一阶段结束，好了，你现在已经到了十八、十九岁，青春期快结束了，二十一岁。那时我也许会说：“好吧，所有这些形象，成千上万天，我一直在骗你——你知道那些不是真正的神。那么，那是什么？”

就是这样。所以现在我把神变成字母，一直到字母“A”，或者嗡（OM），或者啊（AH），甚至到脉（nadi）。然后我会说：“好吧，不能再往前了，现在一定是终点了。”然后我会说：“不，即使是脉也需要消解——那么剩下的是什么？”

什么也没有，但一切都在一起。那就是一直与你同在的，那就是一直都是你的。无论如何，这是向你介绍“什么是神”的一种方式。这很难，你知道，你必须同情那些摧毁雕像的人——该怎么做呢？你跟他们解释这些事情，他们既没时间也没精力。

好的，让我们尝试用更学术的方式来确立神祇的地位。什么是神？

你我眼中的这杯水，其实是水蒸气，是 $H_2O$ ——我总是忘记这个。科学家们自己平时也不这么说，如果你试着问“我能要一杯 $H_2O$ 吗？”他们也不会这么说的。但当它盛在杯子里时，仍然有效。放在漂亮的托盘里就可以喝了。如果是在洗衣机里，情况可能略有不同。如果是在厕所里，态度就全然不同了。你看，有多少不同的东西了吗？如果里面有条鱼，它们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知。那就是魔法，那就是万物，这就是神。

我希望我成功地向你介绍了神，没有让你感到困惑——希望没有。这就是神，这就是我们密宗所说的魔法网（māyājāla）。他们称之为魔法网——不要以为只有一件东西，而是万物。

有一份特别的清单，是由一位名叫然桑（Rongzom）的伟大学者整理的，实际上比龙钦巴（Longchenpa）还要早。他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，你真的应该读读他的著作，非常精彩，但确实很冗长。我也很喜欢阅读这份清单，它列出了不同生物所看到的東西，以及它们如何与火等现象互动。据然桑所说，有一种昆虫或生物会用火洗澡，只能通过火来洁净自身。这一点适用于所有事物。

对了，我真的需要知道那个非洲部落的名字——我认为对他们来说，固体就是液体。哦，还有那些墨西哥或玛雅的游戏，是个很好的例子。他们正在进行一场球赛，非常严肃。而最终的赢家，就是那些被砍掉脑袋的人——不是砍别人脑袋的那个人，而是丢了脑袋的人才是赢家。这是另一种现象，完全如此，它实际上存在于万物之中。

这也让很多人感到困惑。例如，"好"这个词本身就有不同的含义。对于那些去过大吉岭、卡林蓬等地、上过不丹英语学校的人，与那些在不丹乡村长大的人相比，"好"的含义是截然不同的。这其实是数据的问题。

好的，这是一次单程茶歇——不，你能告诉我现在是几点吗？你确定吗？好的，再来一个，我就把这事儿做完了。

好的，这次比较严肃，因为听众群体比较多元化，所以我也要讲一些严肃的话题。

好吧，你还算有头脑——当然会。你怎么能不去审视人的内心世界呢？那是什么？它没有颜色，没有形状，没有时间，没有方向。但你不能说它是一个空洞，你不能说它不存在。总会有一种知晓感，不一定是思想，但那是一种知晓感。你确实拥有那个。我这么说并不是把它当作某种神话传说来陈述。来吧，现在就去体验吧——它就在那里。但你也不能说"就是这样"。你可以说"这是我的手机"，但不能说"哦，这就是我的想法"。这种空虚与这种清晰或光明，没有先后之分。并不是说空虚先于光明出现——空无即是光明，光明即是空无。我有时说，要更简单地理解：它既存在，又不存在。

你知道，噶举（Kagyu）传承，或者萨热哈（Saraha）、帝洛巴（Tilopa）那些人，他们用一个很美的词叫做"俱生"（sahaja），我不知道是"共同涌现的俱生"还是"共同诞生的俱生"，但问题是，当我用"共同"这个词的时候，你的头脑立刻会认定有两件事——因为只有同时拥有两件事，才能称之为"共同"，对吧？但实际上并没有两件事。你确定没有两件事吗？不，我也不确定，因为有空性层面，也有光明层面。

你拥有的就是你无法抛弃的。你想失去手指都行，你可以剪头发，可以剪指甲，可以切除身体的大部分，或者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——但是，你不可能失去这种灵性。别以为只有你们佛教徒才有这种东西，每个人都有。唐纳德·特朗普拥有它，狗也有，鸟类也有。拥有它并不代表什么。

直到我说"你好，这是一把勺子"——假设你永远不知道这是什么，直到我告诉你这是勺子、是用来做什么的。就像这把勺子，你可以收集数百万把勺子，但如果不知道它的用途，它就不能当勺子用。你或许可以用它做其他事，但它永远不会像勺子那样发挥作用。

你拥有佛陀，你拥有神性，但除非有人告诉你，除非你真正认识到它，除非你真正修习它，除非你努力去掌握它，否则它不会像神性那样运作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——即使你是佛陀，如果你的行为不像佛陀，你的思考不像佛陀，你的言谈不像佛陀，你的饮食不像佛陀，你的沐浴不像佛陀，你的计划不像佛陀……我不知道，你不够狡猾，不够诡计多端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你确实有一些小阴谋，但规模太小了。

然后会发生什么？我们忘记了这种内在的神性。忘记内在的神性，就意味着你实际上执着于二元现象，而二元现象就变成了像二元固体现象一样的东西。

举个例子：如果一些热衷于此道的人日复一日地来到这里，用鲜花和香烛膜拜我身后的这块屏风，人们就会慢慢开始在梦中看见这块屏风与他们对话。有些人可能会得到预言与祝福，也许大约五十年后，来自印度各地的成百上千人会来到这个屏风前祈福——这就是某种现象如何膨胀成粗俗的存在的。

我告诉你这些，是因为我们最终拥有身体，也是因为我们被分散了注意力，变得二元对立——那么，拥有身体又有什么错呢？好了，我们得去小便了，我们需要去喝杯茶休息一下。茶歇时间。